



爱人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好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来到十字路口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生命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死亡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吉尔伯特 & 乔治：“艺术为了一切大众” Gilbert & George: “Art for The Mass”

◎本刊编辑部 Our Editorial Board

英国艺术家吉尔伯特和乔治 (Gilbert & George) 几乎形影不离，默契更是无懈可击。1967年，吉尔伯特和乔治在圣马丁学校（即后来的伦敦中央圣马丁艺术与设计学院）相遇，二人一见如故。1968年起便开始合作，1970年以后大量的作品开始问世，1986年他们赢得了为当代艺术所设的英国透纳奖，并于2005年代表英国参加了威尼斯艺术节。两人声称他们之所以在一起，是因为只有乔治才能听懂吉尔伯特那半生不熟的英语。他们之间充满了幽默对话，可他们一旦穿着老式礼服站在作品前，便会像小学生拍毕业照一般，马上变得不苟言笑、一本正经。两人把行为作为主要的创作方式，称自己为“活动雕塑”。因此可以说，他们的作品糅合了表演、照相与装置等多种因素。吉尔伯特和乔治的艺术论调非同凡响，认为“几乎所有的艺术家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艺术上，这其实是个极大的错误”，他们自称每件事都是创作，“我们就是艺术”，并遵循着“艺术为了一切大众”的创作原则。多年来，这样的坚持从未动摇。如今，这对艺术搭档被列为世界排名前50位的艺术家，面对这样的殊荣他们显然当之无愧。

弗兰克斯·乔纳昆（以下简称“FJ”）：你们经常会用非比寻常的旺盛精力来确保尽可能多的人们能够有机会了解你们的作品。是什么促进了你们的作品创作？其中你们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又是什么？

吉尔伯特：对于我们来说，展示我们的作品远比制作它们要困难得多。

弗兰克斯：可是在今天，你们已经跻身于世界最活跃艺术家之列，在很多人看来，你们可以广泛地展示自己……

吉尔伯特：我们感觉自己并没有做足够的展览，我们乐于将它一直继续下去。

乔治：我们注重分享大众的意见。如果有一个出租车司机对我们说，“在哪里能看到你们的展览？”，我们相信他有权这样问。比如，1987年在黑华德 (Hayward) 画廊的大型伦敦秀之后，大众就不得不等待多年。他们并不喜欢这样，而是更倾向于定期地发现新事物。因为他们并不像专业人士，坚信艺术家仅仅需要每二十年展览一次便好，普通大众迫切需要更多的东西。而我们也尽量如他们所愿。艺术不像足球那样，每周会有一场比赛，人们可以去体育场观看。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把作品展示给人们是非常重要的。想想看，有多少人是在艺术家辞世之后才看到他们的作品的？然而，他们还总是让我们再等等。

吉尔伯特：在完成一次展览的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我们如果再回到城市中来，就会有一半的人们已经去世。他们不会再看到第二次展览。当代艺术与战争、谋杀或政治不同，它在某种层面上是非常珍贵的。

FJ：当你们希望再度被邀请时，会寄希望于某个人比如古根海姆 (Guggenheim) 吗？20年前，你们的展览是在哪里举办的？

乔治：绝对不会。

吉尔伯特：我们会不得不去寻找别的地方，这正是我们在不同地

点展示作品的原因。例如在伦敦南部画廊，就没有人习惯去那儿。我们只有设法使它出名，或者换到贝尔法斯特 (Belfast) 展览。

乔治：在伦敦南部画廊，我们不得不极力要求他们挂出写有“吉尔伯特与乔治·艺术展览·免费进入”的巨型标语。而画廊职员则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甚至是令人难为的。他们觉得人们想来就自然会来。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标幅起到了惊人的效果。所有路人，所有那些从来没有踏入博物馆大门的购物人群，推着自己的婴儿车和手推车进来了。画廊职员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吉尔伯特：我们总是说展览是免费的，因为很多人认为画廊是为某位精英或是那些终日被深奥的艺术观念所困扰的少数初学者准备的。一旦我们努力这样安排，每个人就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艺术。因为它在与普通观众对话，它的主题也会为所有人理解。并非所有人都会认同它，但至少他们会懂得它的内容。

乔治：我们热衷于自己的创作方式，就好像参加了一次竞选。

吉尔伯特：1969年，我们筹划了自己的广告。我们不想在一个密闭的空房间里做演唱雕塑，而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参与。因而我们制作了一个磁带闭合电路，它会不停地说道：“来看看下午三点钟的活动雕塑，来看看下午三点钟的活动雕塑……”，就这样日复一日。我们还不断拿出香烟、软糖和甜点，并且设计了十分优美的邀请函。我们想让人们发现它们是如此漂亮而不舍得丢弃，并在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路上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裂缝中的尿液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乔治：当你受邀参加某个个人画展，你留下了请柬把它放在书架上，便意味着它已开始运作了。但是这种情况十分稀少，一般情况下受邀的都是杰出人物，只是在卡片的一角印有艺术家姓名，这并不合理。你甚至会不知道这请帖到底是什么！

吉尔伯特：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自己设计所有邀请函的原因。我们还制作了许多海报和书籍封面。在大不列颠（Great Britain）组办展览的时候，我们在杂志如《Time Out》上刊登了大量的整页广告。这样一来，人们如果想要来，就会知道在哪里。

乔治：正好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所有那些在邦德大街（Bond Street）和牛津大街（Oxford Street）上的路人会去咖啡馆、电影院、餐馆和服装店，而不去画廊，这必定是在某个环节上出了问题。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根本不知道有展览这回事！我们围绕着“信息在世，并没有逝去”的主题作了一些市场调研，发现人们常常知道在哪个地方发生了爆炸事件，但如果突然听说某个特别的书籍在今天出版发行了，则会感到很吃惊。有时一本书其实是有新闻价值的，却往往只是默默无闻的。

FJ：你们在筹措展览和安排行事进程的时候花费了大量资金，这种宣传方式相当与众不同。

乔治：我们自己并不需要很多钱。

FJ：成功是否改变了你们的生活方式，或者仍是原来的样子？

乔治：并没有多大变化。

吉尔伯特：成功之前我们一无所有，今天我们仍旧不曾拥有什么。

FJ：我记得不久前你们在北京的展览是完全自费的，为什么？

乔治：这是唯一办法，否则就无法举办。

FJ：那么，那次展览用了多少钱？



车轮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吉尔伯特：很多。我们不想谈这一点，因为英国会斥责我们。他们认为艺术家并没有权利去为自己作宣传。

乔治：当评论家看到我们用资金换来了一次展览的举办，会感到十分愤慨。然而在与他们文章同一页面上，你又会发现诸多的威士忌广告或女装广告，这实在太伪善了！

吉尔伯特：连极小的一篇文章也是用钱换来的，难道不是吗？

乔治：甚至连记者报道柬埔寨（Cambodia）或泰国（Thailand）的战争也不外乎如此，文章是交易而来的，连谈论谋杀事件也是得到了报酬的。

吉尔伯特：大家知道，每个人都存在于艺术的世界里，然而激进的艺术使得赞助者的参与有一种偶然性。当我们展示了富有颠覆性的裸体画面时，本已与伦敦南部画廊达成协议的赞助商便撤消了他们的支持。因而我们不得不自己支撑下去。贝克斯（Becks）啤酒停止了它的资助计划，纯伏特加（Absolute Vodka）酒业同样如此。伦敦艺术家协会还借口逃避我们，实在名不副实。天呀！我们变成了被放逐的人！

乔治：但是他们却对来自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的一些无聊的拼贴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吉尔伯特：我们为大众作艺术，而不是为自己。大众被我们的艺术所鼓舞。艺术品想要运作起来，就必须将人类灵魂深处的东西表达出来。如果不行，就没有人会需要它。

乔治：一些艺术家快速地制作作品，一天到晚都在画画。若有人喜欢他们，他们居然还会让别人走开！我们觉得这是自私的，这种行为决不会在科学或医药等其它领域发生。

吉尔伯特：对，这好比你发明了一架直升机，你会希望看到人们乘坐着它在天空中飞翔。不管你创造了什么东西，你都会期待全世界

都能使用它。

乔治：我们希望能同观众一起去探索和讨论，而不只是传达一个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最终结果。但无论怎样，世界上不会有二分之一的人来观看。因为只有少数国家对艺术感兴趣，这些国家中也只有极少数人是真正热爱艺术的。

FJ：是的，但是你们的宗旨“艺术为了一切大众”的成功仍然能通过全球性的多次展览体现出来。这或许可以归因于国家之间富有历史意义的融合。那么1990年，你们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要到莫斯科（Moscow）办展览的？这是西方艺术家第一次在那里办展吗？

吉尔伯特：应该是第二次，第一次是由我们的一个朋友詹姆斯·伯奇（James Birch）组办的。

乔治：开展第二天，俄国人便带着并没有刊登我们展览讯息的日报蜂拥而至。随后的一天早晨，艺术家联合会主席带走了一份关于展览进程的拷贝，第二天所有报纸的评论文章便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FJ：我想问，人们感受你们作品的方式是否仅仅依赖于他们的国家以及教育方式呢？

吉尔伯特：语言的障碍让我很难讲述。

乔治：当时与会的公众都十分漂亮，馆长们的太太、议员和当地显贵都很优雅，每个人都互相轻拍他人的背部，现场萦绕着一种特别势利的氛围。突然有一位黑人青年，密尔瓦基（Milwaukee）（当地有一半人口是黑人），出现在门口大喊，“我知道所有关于艺术和艺术家的事情，他们总是看不起我。但是你们这帮家伙不同，你们是用心在说！”然后他便离开了。美术馆里的人们反应十分惊讶，仿佛完全被吓呆了。

吉尔伯特：我还记得有位意大利妇人在巴黎展中的一幅Z字形画前站着的情景……

乔治：“我爱这个展览”，她说，“它是真实的。因为，我在年轻的时候，需要钱去买我喜欢的漂亮衣服来寻找自己的爱人。之后，我需要钱去为爱人付款。并且有一天，我还需要钱来为我推动轮椅的人付款。然而，我始终需要的是被满足。这就是为什么说这个展览呈现了真实情况的原因。”太惊人了！她居然领悟了欲望与金钱之间的联系。

吉尔伯特：世界上唯一一个我们没有得到任何回声的地方便是司徒加特（Stuttgart）了。在那里，我们展示了富有宇宙哲学的画面，除了一些关于技术上的问题之外，没有引起一点点评论。德国人并不介意你到底展出的是肛门还是一堆呕吐物，这对他们来说无足轻重。

乔治：他们甚至都不介绍自己，一上来就直接就问“技术消亡了吗？”

吉尔伯特：当然，大众在到处发生着变化，这是显而易见的。不管是挪威（Norway）还是日本，我们都拥有不同的拥护者和癫狂分子。

FJ：你们的作品是否容易出售？“艺术为了一切大众”的原则是否也适用于收藏者？

吉尔伯特：我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震撼力，常常被富有的中产阶级买走。至于博物馆，是不敢公然挑衅公众的舒适感的。但是我们认为，这恰恰是它应该做的。博物馆应该冒着以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艺术而告终的危险，来对抗他们的观众。

乔治：博物馆负责人认为，随着基督教文明及其实践的轰然倒塌，博物馆就不得不取而代之，这样艺术就应有一种道义上的价值。他们决不容许艺术被贴上猥亵的标签。

FJ：你们曾说，一些收藏者完全不知道什么是艺术，并且你们担心这种感觉本身会引起……

乔治：我们的多数主题从一开始便将大多数收藏者排除在外，他们对我们抱有一种蔑视的态度。

吉尔伯特：我们不允许我们的经销商向银行、旅馆或大型公司出售作品。

乔治：长久以来，我们都知道那样做将会失去艺术工作的生机。现在在城市的中心地带，当人们拿着公文包走过绘画和雕塑，假若不曾仔细体悟，就会认为艺术就是装饰。相比之下，博物馆、画廊和私人收藏家就更为适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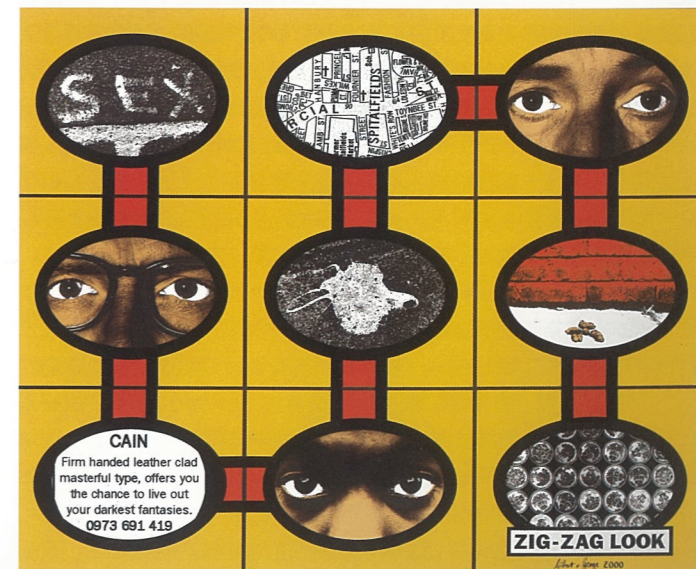
FJ：你们曾经想过通过降低价钱来让那些不太富裕的人也能购买你们的作品吗？

乔治：从来没有过。我们常常想让人们熟知展览的流程。

吉尔伯特：将来也许会吧。但是资金和市场价格的事情实在复杂，不好说。



希望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



之字形急转的注视 图片 吉尔伯特 & 乔治